

帝國曆一一八二年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。

「那時候的……」

「是啊，真懷念。」

皇帝艾黛爾賈特路過訓練場，聽見說話聲，往敞開的大門中一瞥。

希爾凡和卡斯帕爾剛結束對練，背對著門口聊天。

艾黛爾賈特正要走開，耳朵卻捕捉到「老師」兩字，驀地停下腳步。

她側耳傾聽片刻，轉身走進訓練場：「兩位在聊老師的事？」

「!？」

兩人渾身一震，身上板甲發出喀喀的金屬碰撞聲。

他們齊齊回頭望向無聲無息出現的皇帝，後者面無表情，氣質冷若冰霜，連帶一身紅服都散發出寒意，猶如一團冰凍的火焰。

艾黛爾賈特來回觀察兩人的表情，判斷他們正在「驚訝」——她許久沒有產生過的情緒。

「陛下。」

希爾凡受封為騎士後立誓效忠帝國，立刻向最高統治者屈膝行禮，卡斯帕爾也按住左胸，微微低頭，對當前軍隊總帥敬了一禮——在場有士兵和來自各地的幫手，兩人判斷不可怠慢。

艾黛爾賈特輕輕領首回禮，重新問道：「在談論老師？」

「是，我們突然想起了以前老師為大家量身打造的單人訓練內容。」希爾凡回答。

「不管擅長武具或魔道，每個人都要練習格鬥術！」卡斯帕爾握住拳頭，懷念地說。

「本來覺得挺麻煩的，但幸好我沒疏忽練習，上次才能撐到你們來救援……」

「哦，那次真的好驚險啊！」

艾黛爾賈特默默聆聽兩人對話，左手慣性握住佩劍，撫過劍鞘上的雙頭鷲紋路。她一直在意傭兵時代遊遍芙朵拉的老師，以前是何時去過帝國。

想著兩人是不是曾經擦身而過，又在冥冥之中遇見彼此。

……找到老師後，一定要問問她。

艾黛爾賈特深信失蹤的貝雷絲還活著，兩人的緣分不會就此斷絕。

但在不知不覺間，想念她的日子，已經比共處的時光還要長了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走出訓練場。

她對老師的崇敬之情與同伴不同，無法塵封於記憶中、偶爾拿出來回味。

因為已深入骨髓、時刻伴隨呼吸心跳一同增長。

若要休止，除非此身化骨，神識消散。

「——咦？陛下呢？」

「呃，她又突然消失了？」

希爾凡和卡斯帕爾說完話回頭，皇帝已經不見蹤影了。

不久，艾黛爾賈特帶著祭酒來到大修道院的墓地。

再一次為老師祈求平安後，空手走向騎士之間外、緊鄰深谷的一片空地。

天空晴朗無雲，一棵棵枝葉茂密的大樹盛滿秋光，呈現鮮明燦爛的金紅色。

那顏色令艾黛爾賈特想起聖墓中，毫不猶豫舉起天帝之劍擋在蕾雅面前的老師。

不准傷害我的學生。

貝雷絲當下其實什麼也沒說，只是默默地挺身相護而已。
但黑鷲級長與這位沉默寡言的導師配合了一年，聽見了她不言自明的心聲。

颯……

一陣清風掠過艾黛爾賈特的臉頰，掀起隱藏在焦慮灰燼中的一簇火苗。

老師一定還活著。

但為什麼……為什麼、就是找不到她？

苦思之際，腦內響起一道尋人途中竄進耳裡的異音：她不想被你們找到吧？

「……」

胸中一陣銳痛，悶燒心口的熱意頓時泛濫到眼眶。

艾黛爾賈特深吸一口氣，緩緩吐出，右手伸向左腰前，輕輕握住劍柄。

颯——！

風勢驟然轉強，紅葉簌簌落下。

艾黛爾賈特沐浴在這深秋的陣雨中，倏然拔劍，橫空一斬！

銀光一閃即逝。

漫天紅葉中，艾黛爾賈特保持出劍姿勢，回想某次訓練中，老師輕柔落在肩頭的指點。

放鬆，用腰部的力量，再出一劍。

……對，就是這樣。

非常好，艾黛爾賈特。

對老師而言，那短暫的身體碰觸，或許只是一次平凡無奇的教學。對她而言，卻是一夜無眠、銘記至今的喜悅。

風止，樹靜，紅葉悠然落地。

艾黛爾賈特收劍入鞘，轉身甩開斗篷，邁開沉穩有力的步伐。

一劍斬除謬言的皇帝背後，數枚紅葉斷成了兩截。

這是第二個秋天。

艾黛爾賈特走向辦公室，想著帝國，想著戰事，想著老師。

即使過去毫無所獲，期待反覆落空，她依然不會放棄尋找老師的蹤跡。

再強的風雪都無法阻攔。

只要相信著老師的她還存活於世，希望的火焰就不會熄滅。

數年後，帝都安巴爾，皇城練兵場。傍晚，貝雷絲踏著暮色走向政務廳。

以往艾黛爾賈特會主動過來練兵場，但這陣子她公務繁忙，改由貝雷絲去接她回寢宮。其實以練兵場、政務廳、皇帝寢宮的相對位置而言，兩人各自返回寢宮會比較省事，但這麼多年來，她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先去找對方，喜歡陪伴彼此多走一段路。

於是，貝雷絲走到一半，突然在庭園小路上遇見了艾黛爾賈特。

今天是不開會的日子，沒戴頭冠的艾黛爾賈特悠然走來，白色髮梢隨風輕揚。

貝雷絲遠遠望見她，感覺黃昏的世界以那道令人悸動的深紅身影為中心，悄悄亮了起來。

「——哎呀，這可真是巧遇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對上目光，一瞬間揚起了唇角。

隨即故意提高聲調，用莫名傲慢的語氣說話，跟她玩起了「我們其實不熟」的角色扮演。

「艾斯納卿，你的工作也剛結束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停下腳步，定定看著她的笑容。

「晚上還沒吃吧，要不要來我的寢宮一起用膳？」

艾黛爾賈特走得越近，笑意越深，貝雷絲移不開視線，差點忘了回應。

「……好。」

「這麼簡單就答應了？妳可知道，一旦踏進來，妳就出不去囉？」

艾黛爾賈特一進入伸手可及範圍，貝雷絲立刻將她摟進懷裡，手指輕柔梳理起她的髮絲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妳不怕？」

「我願意。」

「……」

她精心養護的白色長髮十分柔順整齊，滑過指間的細膩遠勝絲綢。

貝雷絲的撫摸在物理層面沒什麼貢獻，只細細填補了雙方內心的空隙。

「妳好美……」

貝雷絲在她耳旁柔聲呢喃，輕輕一笑。

「我的艾爾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臉頰發紅，羞澀地閉上雙眼，聽見她接著連說了好幾次「我愛妳」。

似乎擔心伴侶感受不到，鏗而不捨、反反覆覆地重申這項鐵錚錚的事實。

艾黛爾賈特一面傾聽貝雷絲的愛語，一面努力壓下得瑟的笑意，回抱的雙手悄悄環上她腰際，稍微碰到了繫在左腰的銀劍。

腦海中霎時閃過許多跟它有關的記憶。

這時，貝雷絲將她整個人抱了起來。

「我們回去休息吧，艾爾。」

「嗯。」

艾黛爾賈特莞爾一笑，舒服地窩進貝雷絲懷裡，心中滿溢著甜蜜的暖意。

豔紅如火的夕陽目送兩人返回寢宮，悄悄沉入地平線，拉下了溫柔似水的夜帷。